

弘一大師

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

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印行



思阿難一笑花偏
暑合向楞嚴覓道
師曉漏超朝夢
已乖日萬和酒泥
香懷不教名輩
輕揮扇縱惡盤魚
亦復佳
手書秋節後
庵先生命
長寫趙秋香詩

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

主 編：黃清源

出版者：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

地址/台北縣淡水鎮中山北路一段255號15樓之6

電話：(02)2621-8795 傳真：(02)2626-1721

網路位址：<http://sfkcra.twbbs.org/sfkcra/>

主 任：鄭 郁 邦

印刷所：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土城市永豐路195巷9號

電話：(02)2265-1491

初 版：2004年7月15日

開本菊八・21公分×29.7公分

印數：2000

— 本紀念文集非賣品・贈與有緣人結緣 —

發起捐資助印 (敬稱略)

陳怡文 龔書綿 林天棟 陳友忠 吳桂櫻

盧玉亭 陳思明 陳上典 陳靜曾

發行單位：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

協助單位：泉州市弘一大師學術研究會

泉州市閩南文化研究會

泉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泉州市老人大學

泉州市歷史研究會

泉州市泉南經濟技術開發協會

顧問：(敬稱略)

陳珍珍 傅圓圓 陳祥耀 李亦園 周焜民 黃利禾

陳日昇 陳志澤 高厚生 許在全 黃通興 王偉明

龔書綿 黃傳明 洪智識 薛俊安 李江泉 楊葭莢

主編：黃清源

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序

序一：陳祥耀（福建師範大學教授）

序二：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

序三：施永康（泉州市黨委書記）

序四：傅圓圓（泉州市政協主席）

序五：陳日昇（泉州市文學藝術聯合會主席）

緣起：黃清源

阿難尊者



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序

序一

◎ 陳祥耀 ◎

余早歲有幸親炙弘一大師，事詳爲大師記錄《佛教的源流及宗派》註文。當時所作《弘一大師在閩南》、《紀念晚晴老人》兩文，多妄語，且刊印時文字及標點，亦有訛誤，閱之惶愧。泉州舉行紀念大師圓寂四十五周年大會，曾賦奉一詩云：「妙相逢場顯化頻，中年悟徹淨根塵。原爲絕世多情者，遂作皈空苦行人。藝事全能書獨聖，律宗重振德尤真。道宣摩詰同歸後，長仰天心滿月新。」首句謂大師在俗現多情才子、愛國志士、全能藝人、先進學者、模範教師諸相，已如佛菩薩之化身覺世。中間述大師在家至出家種種慧業苦行，意見拙作《重談我對弘一法師的三點認識》一文。結韻悼大師之生西，使斯世如一時並喪道宣律師與王摩詰居士兩賢，損失莫償，惟有向其臨終遺囑所指「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處共致懷思仰念之忱而已。大師一代藝林山斗，法門龍象，生前身後，紀念文章甚多，或能闡揚大師德業之宏，或能表達作者敬慕之殷，其可以移風淑世，發人醒覺者爲不貲也。

鄉賢黃清源先生，兼治儒釋之學，所著《心經》釋文，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極見功力。旅居東寧多年，而眷懷故土及我中華文化精光之情不釋，資助故鄉善舉及主編《泉南文化》，耗資既多，殫力尤勤，義風殊可欽式。適者追念大師之功行及其與我泉州之因緣，又爲選刊紀念文集以分贈各方，弘願卓識，非發大心人又奚能爲此耶？書成索序，敬書此以表欣喜讚嘆之誠。公元二千零四年，陳祥耀拜序於福建師範大學之意園，時年八十有三。

序二

◎ 李亦園 ◎

由「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策劃主編的《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即將問世，黃會長清源寵邀爲文集寫序。弘一大師是我個人從少年時代開始就至爲崇敬喜愛的對象，能爲他的紀念文集寫序，實是很光榮的事，所以當黃會長來函邀約時，我就滿口答應了。

我從小學時代到初中畢業時，同學們都非常喜歡弘一大師的歌曲，特別是長亭外的「送別」和桃李園中的「春夜」等幾首，更是不時吟唱。初中在小城隍就讀「泉中」時，我們都知道大師駐錫在泉州，所以大伙兒經常跑到承天寺、開元寺等寺廟去玩，希望能有機緣看到大師，雖然一直都沒有這個緣份，但是在寺內靜候或不時合唱大師歌曲的情境，卻是印象十分深刻。高中以後，我開始從歌曲方面轉移注意到大師的書法與篆刻，因爲在培元高中肄業時開始與一位同學學習篆刻。家父李根香先生是菲律賓賓華僑社會的一位書法家與金石家，所以家中藏有很多印石印譜，我父親雖長年僑居海外，我卻從小看慣了這些金石作品，因此到了高中經同學的慫恿，也就學起印刻來。我們在一起不只自己習刻，也常看印譜與法帖，有一段時間知道弘一大師也精於篆刻，也就很迷於找他的作品，同時也常一同欣賞大師特有書法筆體。弘一法師留在開元寺有三十七方印，即其後在泉州出的《弘一大師印林》，正是我們常瀏覽欣賞的印譜。

弘一法師李叔同是我國近代極爲難得的藝林全才，音樂、戲劇、詩文、書法、篆刻、繪畫無一不精，光芒四射，動人心魄。法師於三十九歲時披剃皈依佛門，二十四年間又潛心佛法、勤於校註經典、導引眾生，法行感人至深。大師晚年有十四載居於閩南，其中又有十年時間駐錫泉州各城鎮。泉州人何幸能得到大師的如此厚愛與教澤，又豈能以「緣份」一辭得了。大家都熟知法師爲開元寺寫的楹聯「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

一直都懸掛在正門入口處；大多數人也都知道這對聯原是朱文公朱熹所撰，後來佚失，弘一大師居開元寺時才重新補寫。朱文公對泉州人文的推崇與鼓勵，加上弘一大師清雅卓絕的書法，懸掛於泉州人經常出入的開元寺大門口，正代表著兩位寓居泉州的前輩聖哲對泉州的永久愛護與期望。

有感於弘一大師對泉州人文風氣的深刻影響，「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乃於年前創議編印紀念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之文集。文集共含六輯，其中第二輯是特別為紀念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的徵文，共包括泉州文化界名人陳祥耀、周焜民、陳日昇、陳志澤、龔書綿、龔書鐸、黃清源、吳幼雄、朱以撒等三十三位的紀念大作。經過半世紀又十多年的時光，仍有這許多懷念大師的文篇提出，可見大師在泉州人心中印象之深刻。第五輯則又是五十四位海峽兩岸的詩人對弘一大師懷念之情的唱和詩篇，更能體現對這位藝林導師的高僧至深情意。而第一、三、四至六輯則是搜集較早紀念大師的作品詩文、編印大師全集之緣起記事，以及大師生活遺照、圓寂時輓詩輓聯與護生畫集一併編入。全書達六百一十餘頁，分「文」與「畫」兩集，堂堂大觀，確是對這位聖僧大師最好的紀念之作，也是海峽兩岸泉州人不忘大師教澤的最佳展現。

李安園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日

寫於台北南港中研院

序三

◎ 施永康 ◎

「我到爲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這首至今仍收藏在泉州開元寺的弘一大師親筆條幅，是大師與歷史文化名城泉州因緣的最好寫照。

泉州古稱佛國，今譽爲「世界宗教博物館」，聞教明宗，競擅其美；高僧輩出，傳續不絕。然緇素景仰、薄海同欽者，當推弘一大師爲第一人。大師生於津門，游于滬上，披荊于杭，圓寂于泉。他生命中最重要、最有份量的時光，是在泉州度過的。一九二八年大師入閩，開始與泉州結下法緣。十四年間，大師潛心修持，闡教弘律，書經寫字，緣法萬人，足跡遍及泉山晉水。他爲承天寺的古版藏經編目，極力推動閩南僧教育；一九三三年于開元寺創建南山律學苑，培養大批佛教人才；一九四二年在泉州溫陵養老院歸于寂滅。大師住錫泉州，得名城一縷清氣；泉州迎來大師，更得千古一段馨香。

大師一生，無一事不盡己力，無一藝不達極致。演戲則傾倒眾生，作書則洛陽紙貴，寫歌劇傳唱南北，弘律則被後世推爲「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入佛之後，大師雖將昔日諸藝洗滌將盡，世間繁準委諸塵土，然胸襟日益闊大，見識日趨高邁，內心日漸和諧，靈魂日見深邃。外患侵凌年代，大師「念佛不忘救國」，號召「捍衛國家，乃國民天職」，召集弟子組織「晉江縣佛教戰時救護隊」。而以衰暮之年，孜孜于以行弘律，以書傳法，終致積勞成疾，灑然西去，以生命踐行了「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誓言。一生修行，臻此圓滿。其文其字，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其行其節，更是民族精神的一座豐碑。

六十三年間，華枝幾回春滿，天心幾度月圓。世人對大師的懷念追慕與日俱增。師友徒眾，巨擘後學，競相屬文以寄其情，以沐其德，以光其學，其中不乏珠璣之作。今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靡費經年，將其薈集成書，不爲商

業，只贈有緣，實是學界又一盛舉。此書既成，是對大師立功立德立言一生的很好紀念，亦是深入研究大師學術思想的重要文獻，正應了大師當年「留待後人來」之「佳色」的預言。

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黃清源先生囑為序，一則因緣深厚，二則鄉情難卻，余不能辭，故為序。

紀永新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註：（1）此為弘一大師在晉江草庵撰寫的對聯。

（2）弘一大師遺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而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作者為泉州市黨委書記

序四

◎傳圓圓◎

弘一大師是與印光、太虛齊名的近代三大著名高僧之一，被稱為「南山律宗一代祖師」。宋代大儒朱熹曾盛贊泉州為「佛國」，弘一大師圓寂之前的十多年間，一直駐錫于泉州各寺廟，在這塊「佛國」淨土如魚得水，因緣殊勝，其足跡遍及泉州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大量勝跡和嘉言懿行，影響十分深遠。半個世紀以來，弘一大師的德行和事跡一直被泉州民眾所津津樂道。此前，曾有一些有識之士進行著書、撰文紀念他，也曾集會舉行過多次紀念活動；泉州在開元寺特地創辦了「弘一大師紀念館」，參觀、瞻仰者（包括海外、遠方人士）絡繹不絕；又編纂了《弘一大師全集》，留存了大師一生的履痕和業績，向海內外人士廣泛介紹。近些年來，經濟全球化的勢頭迅猛，現代化的進程加快，人類文明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也由此凸顯出許多危及人類長遠發展的問題。一些有識之士於是重新審視源遠流長的傳統文明，希冀從中尋找療治現代疾患的良方，作為一代高僧的弘一大師，自然成為文化界、宗教界、思想界倍加關注的對象，持續不退的「弘一法師研究熱」便不足為奇了。最近，由臺灣「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理事長黃清源先生及同仁發起，蒼萃海峽兩岸專家學者、佛學人士，撰文結集《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不但可稱為兩岸文化合作的一件盛事，而且對於弘揚弘一大師的思想精神、探索更加理性、和諧的社會發展之路，其意義顯得更為重大。

這本紀念文集的作者，有海峽兩岸著名的教授碩儒，有頗負聲望的作家，有對大師深有研究的專家學者，還有平昔景仰大師的佛教徒。所以，這本文集中的文章，具有相當深度和廣度。捧讀這本文集，不僅可以加深對大師的瞭解，而且一定可以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啓迪。

這本文集的作者，既有佛教徒，也有不信仰佛教的人士，他們之所以撰寫紀念弘一大師的文章，是有其深刻原

因的。「立功、立言、立德」是中國有志之士歷來畢生孜孜以求的目標。弘一大師在「立言、立德」方面是卓有成就的。弘一大師曾經說過「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出家前的李叔同，遠渡重洋苦心孤詣鑽研文學藝術，被稱為「全能藝術家」，曾經培養了一批諸如豐子愷這樣文藝上有高深造詣、對社會有相當貢獻的傑出人才。出家後的弘一法師，也是以完善高尚品德當作為人處世的重要目標。略舉數例：例一，在抗日戰爭國家危難存亡之秋，他大聲疾呼「念佛不忘愛國，愛國不忘念佛」。這是對佛教徒的號召，也是對信仰其他宗教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期望。這個口號，曾經鼓舞煥發了各界人士的抗日熱情。例二，俗話說：「由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出家前的李叔同是富家子弟、高等藝術學校的教師，生活優裕富足，身入空門後的弘一法師與出家前判若兩人。他以振興南山律宗為己任，嚴格律己，極度儉樸，過午不食，身無長物，長期過著一般僧尼難于苦度的生活，努力去做一般僧尼難于做到的事情。例三，他給自己立下規矩：祇願作為普通僧眾，決不擔任寺院住持或方丈；祇願講經、著述弘法而不收一個徒弟。我猜想：他為自己立下的這些規矩，可能是為了防止自己萌生特權思想和避免受徒弟逢迎吹捧。——非常之人才有此等非常之行。弘一大師的這種高尚品德和巨大的人格力量，曾經震撼、教育、影響過許許多多佛教徒以及社會人士。正是這些原因，數十年來，弘一大師一直受到人們所崇敬，受到長遠的懷念。紀念文集集中的文章，不是敷衍應景之作，大都意蘊深厚、言之有物。

弘一大師是佛教界一座豐碑。他的精神情操和人格力量，具有超越時空的特質。在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之際，海峽兩岸人士共同編撰了這本紀念文集，為人們追思、學習這位高僧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精神財富，希望以此次合作為契機，海峽兩岸人士能將對弘一大師的研究與弘揚，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序五

◎ 陳日昇 ◎

佛講因緣，認為萬事皆隨因緣，一切要看「緣」份。泉南古郡見證了弘一法師的才華品格、佛性音塵，這是緣份；法師鶴遊閩南，念佛救國、倡復文物、著述弘法，這也是緣份。在給友人的信中法師講道：「今年所以往閩南各地弘法者，因余居閩南十年，受當地人士種種優遇，今余年老力衰，不久即可謝世，故於今年往各地弘法，以報答閩南人士之護法厚恩爾。」《晚晴山房書簡》話猶在耳，法師圓寂距今卻已六十二餘年了。

弘一法師是海內外景仰的泉州歷史人物。與宋代曾在泉州為官的理學家朱熹一道，都為弘揚閩南文化、泉州文化作出了貢獻。在泉州大開元寺內現存有法師親書朱熹所題楹聯：「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一九三五年春，法師另為之「補題【過化亭】一匾」，兩件事蹟，如法師自問「莫非勝緣耶？」令後人嚮往不已。

今蒙台北黃清源先生錯愛，囑我為其所主編《弘一法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題一小序，卻之不恭，姑妄為之，隔海相望，共憶先賢，這不也正是一種緣份嗎？是為序。

緣起

◎ 黃清源 ◎

弘一大師李叔同是近代佛學法師，也是文化藝術大師，在佛學和文學、戲劇、音樂、書法、繪畫等各項領域均有精深造詣和傑出成就，向為海內外佛學、文化界人士所景仰。以弘一大師出家二十四年，而在閩南駐錫十四年，與閩南殊勝因緣，對佛教和文化教育的巨大貢獻，以及對泉州地方人文風氣頗有微妙影響。行頭陀行、利世護法：律通諸部而專宏四分，教通諸宗而專習華嚴，行宗淨土而老實念佛。朱光潛先生說大師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當時閩南中的人士們都奉為導師而尊崇。一九四二年大師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有一輓聯云：「一念真知問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幾輩修持曾到此；亡言何適悵晚照留晴，秋英含秀甚時飛錫更重來。」

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為宏揚弘一大師「人生哲學」，主編「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藉伸崇仰。紀念文集計六輯：第一輯弘一大師生活遺照係轉載於「弘一大師全集」；第二輯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徵文係海峽兩岸文化界仰慕大師學者撰寫；第三輯、第四輯係民國三十一年大師生西後全國各界碩儒、高僧撰寫的紀念文章；第五輯永懷弘一大師唱和集係薛俊安先生發起首唱，海峽兩岸詩人唱和集；第六輯係轉載「護生畫集」第一、二冊。全集以菊八開本編纂共六百一十二頁碼，分「紀念文」、「畫集」兩冊，堂堂大觀。

佛言「相由心生，緣生則聚。」文化工作秉持熱忱和使命，出版「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二周年紀念文集」在與大師共心、共感、共知，為我社會注入一點放下的心情。仰瞻「天心月圓」為凝聚善緣，勉竭愚誠，搜遺補闕，舊稿新編，恢宏大師的教澤，感謝鄉賢陳祥耀教授，李亦園院士，泉州市委書記施永康先生，市政協傳圓圖主席，陳日昇先生惠序；感謝海峽兩岸文化界學者撰寫紀念文；感謝仁者陳怡文小姐、龔書綿教授、林天棟先生、吳桂櫻女士、陳友忠先生、盧玉亭先生、陳思明先生、陳上典先生、陳靜曾女士等捐資助印。此紀念文集與畫冊係非賣品，以清淨歡喜心贈與有緣人，冀讀者喜歡，尚祈指正！

第一輯

一、佛教重大的編輯工程

——記弘一大師全集

二、弘一大師生活遺照

——轉載自「弘一大師全集」

三、弘一大師詩、詞、歌、讚頌、文鈔

大方廣佛華嚴經偈集句

華嚴經偈集句

功德平等莊嚴

戊寅歲寒沙月一音

佛教重大的編纂工程

記《弘一大師全集》問世始末

◎ 陳 珍 珍 ◎

盼望數十年之久的《弘一大師全集》終於問世了。這是中國佛教界、文化學術界的一件喜訊，也是被譽為「海濱鄒魯」的歷史文化名城泉州的一件值得自豪的大事。我作為這部全集的倡議者，加編纂工作，又爲了籌集助印資金而遠涉重洋；在這部巨著問世之日，心情自然無比激動，感到此事的成功不虛我此生了。

弘一大師俗名李叔同（一八八〇—一九四二年），是中國近代一位傑出的藝術大師。他於一九〇五年東渡日本留學，一九一一年學成回國，任大學教授數年，是當時著名的教育家。他對詩詞、書法、金石、繪畫、音樂、戲劇都有精湛造詣，並精通日文、英文（曾以隸書、筆意寫英文《莎士比亞墓志》），後因種種因緣，於一九一八年披剃於杭州虎跑定慧寺，禮了悟和尚爲師，法名演音，號弘一。他出家後精研律宗，嚴淨毗尼，被尊爲重興湮沒七百餘年的南山律宗一代高僧。他對佛教和文化教育的巨大貢獻，以及極爲高尚的品德，早爲世人所熟知。幾位名人曾給予崇高的評價。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曾在《弘一法師》一書的《弁言》中說：「近代中國佛教，自清末楊仁山居士倡導以來，由絕學而蔚爲顯學，各宗大德，闡教明宗，競擅其美，其以律學名家，戒行精嚴，縑素皈依，薄海同欽者，當推弘一大師爲第一人，」去年泉州籌備隆重紀念弘一法師圓寂五十周年，趙樸老給我一封親筆信，並稱頌大

師盛德云：「猶憶五十年前，樸初與丐尊居士同在上海法藏寺普慧大藏經編譯室，丐老得弘公函，展視同觀，乃辭世告別之書也。哲人云亡，典型尚在……近得一絕：

遺偈回思五十年，長留聲教在人間。

行行春到花枝滿，萬古清光仰月圓。

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教授在他的《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紀念弘一法師》一文中說「弘一法師是我國當代我所最敬仰的一位高士……一生清風亮節會永遠嚴頑立懦，爲民族精神文化樹立了豐碑。」

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在挽大師詩中寫道：

高行頭陀重，遺風藝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爲師。

三界猶星翳，全身總律儀。

只今無縫塔，可有不萌枝。

大師的授業弟子散文家、漫畫家豐子愷先生在他的《爲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稱讚說：「李先生值得人們敬重的有兩點：一是凡事認真，二是多才多藝……」

以上諸名家的評價，足以概括大師一生的功業，確是道德藝術，彪炳千秋。這樣一位高僧大德，無論他出家前的文學藝術作品或出家後的佛學著作，都是中國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些遺著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把它搜集、整理、校勘、編纂出